事實類苑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五　祖宗聖訓（五）

下一卷▶

◆祖宗聖訓（五）

仁宗皇帝（二）

英宗皇帝

神宗皇帝

仁宗皇帝（二）

天聖七年，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，獄既具，有司欲盡劾交結利用者。憸人幸其便，陰以文武四十餘人諷之，俾深治。仁宗察之，急出手詔：其文武臣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，曾被薦舉，及嘗親暱之人，並不得節外根問；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，恐詿誤，亦不得深行鍛鍊。其仁卹至此。是年聖壽二十。

皇祐中，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，至節卦，有“慎言語、節飲食”之句，楊以語朴，仁宗反問賈魏公曰：“慎何言語？節何飲食？”魏公從容進其說曰：“在君子言之，則

出口之言皆慎，入口之食皆節。在王者言之，則命令為言語，燕樂為飲食；君天下者，當慎命令，節燕樂。”上大喜。後講論語，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，講至“自行束脩”以上之文，忽進數談，殆近乎饌進，曰：“至於聖師誨人，尚得少物，况餘人乎？”侍筵羣公驚愧汗駭。明日傳宣經筵臣僚，各賜十縑。諸公皆恥之，方議共納，時宋莒公庠留身奏：“臣聞某人，經筵進鄙猥之說，自當深譴，返以錫賜，誠謂非宜。然餘臣皆已行之，命拜賜可也。若臣弟祁，以臣在政府，於議不便，今謹獨納。”上笑曰：“若卿弟獨納，不特妨諸臣，亦貽某人之羞，但傳朕意受之。”並湘山野錄。

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，一日過市，有寮子持錦臂韝鬻於市者，織成詩一聯，取視之，乃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。云：“恩袍草色動，仙籍桂香浮。”嗚呼！仁祖天章掞麗，固足以流播荒服，蓋亦仁德醇厚，有以深浹夷寮之心，故使愛服如此也。廷臣以千錢易得之，貼之小屏致几席間，以為朝夕之玩。出澠水燕談。

十一月癸巳，以皇子生，燕宗室於太清樓，讀三朝寶訓，賜御書。又出寶元夫人祥異書示輔臣，其書，帝所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，分三十門，為十卷。慶曆元年七月戊申朔，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。

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，御史中丞賈昌朝言：“瑀以陰陽小說，上惑天聽，不宜在勸講之地。”帝諭輔臣曰：“人臣雖有才學，若過為巧偽，終有形迹。”乃落瑀職，通判饒州。

寶元二年三月壬寅，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，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，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，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，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，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，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，後周三百五十萬，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，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，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，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，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，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。先是，邇英閣讀真宗正說養民篇，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，帝顧侍讀臣曰：“今天下民籍幾何？”侍讀學士梅詢對曰：“先帝所作，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，則戶口充羨；賦斂無藝，則版圖衰減。自五代之季，生齒凋耗，太祖受命，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，休養百姓，天下戶口之數，蓋倍於前矣。”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，至是上之。見帝學。

仁宗時，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，臺諫言其罪，輒斥之不吝也，由是不能弄權。

仁宗萬機之暇，無所翫好，惟親翰墨，而飛白尤為神妙。凡飛白，以點畫象物形，而點最難工。至和中，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，自謂窮盡物象，上亦頗佳之，乃特為“清淨”二字以賜之，其六點尤為奇絕，又出三百點外。出廬陵歸田錄。

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，鎮侍邇英閣，常見左右以拂子驅蚊蠅而已。冬月不御鑪，御殿則於朵殿設爐以禦寒氣，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。醫者云：體備中和之氣則然。東軒筆錄。

慶曆四年八月乙卯，上曰：“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，務為苛刻，不存遠大，可降詔約束。”

嘉祐中，蘇轍舉賢良對策，極言闕失，其略曰：“聞之道路，陛下宮中貴姬，至以十數，歌舞飲酒，歡樂失節。坐朝，咨謨便殿，無所顧問。”考官以下初無此事，轍妄言，欲黜之。仁宗曰：“朕設制科，本求敢言之事，轍小官，敢如此極言，特與科名，仍令史官編錄。”文正公筆錄。

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，知諫院日，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。為中丞日，諫廢郭后。其後知兗州日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，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，仁宗曰：“是詩雖多，不如孔道輔一言。”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。見倦遊雜錄。

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命館閣校道藏經，仁宗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服餌之事，不如老氏五千言，清淨而簡要也。宰相張知白曰：“老氏五千言，道德之本，非同方士一曲之說也。”

慶曆二年正月，光祿寺丞盛中甫、馬直方在館讀書，自陳歲久，請以貼職，仁宗曰：“儒館之職，豈可求邪？”止令太官給食，候三年與試，因詔罷館閣讀書。

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、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，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碩、秘書丞蔡抗、太子中舍李仲昌、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。仁宗曰：“館職當用文學之士，名實相稱者居之。近時所舉，多浮薄之人，朕甚不取也。”於是碩等送審官院與記姓名而已。見蓬山志。

英宗皇帝

治平三年，英宗改清居殿曰欽明殿，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於屏。謂廣淵曰：“先帝臨御四十二年，天下承平，得以無為。朕方屬多事，其敢自逸？故改此殿名。”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，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，以景論七篇進。翌日，上復召對延和，曰：“景所說過先儒遠矣。以三德為馭臣之柄，尤為善論。朕遇臣下，嘗務謙柔，聽納之間，則自以剛斷。此屏置之坐右，豈特無逸之戒也！”

英宗謂輔臣曰：“諫官御史，貴通達大體，如任己愛憎以中傷善良，或繩治細故，規圖塞言責，此何足以補職？卿等亦當察之。”

英宗謂輔臣曰：“館閣所以育俊才，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，豈乏才邪？”參知政事歐陽脩曰：“今取才路狹，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，稍遲，當廣任才之路，漸入此職，庶幾可以得人。”趙概曰：“養育人才，當試其所長而用之。”上曰：“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，雖親戚世家勿嫌，朕當親閱可否。”宰相曾公亮等曰：“使臣等自薦而自用之，未免於嫌也。”韓琦曰：“臣等所患，人才難於中選，果得其人，議論能否，固何嫌也。”上因使薦之，於是琦、公亮、脩、概所舉者凡三十人，皆令召試。琦等又以人多難之，上曰：“既委公等舉，苟賢，豈患多也？”乃先召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，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，太常博士劉汾、王攽、夏倚，太子中允張公裕，大理寺丞李常，光祿寺丞胡宗愈，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，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，餘復試之。

治平三年，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集戰國下訖五代君臣事迹，可以為監戒者，為編年書，名曰通志八卷上之。英宗覽而善之，又詔光置局秘閣，辟官二人，續其後事，俟書成取旨，乃賜名。

英宗初即位，輔臣請如乾興故事，雙日召侍臣講讀，上曰：“當俟祔廟畢，擇日開經筵，見講讀官。”

上既御經筵，諭任守中曰：“方日求講官久待對，未食，必勞倦，自今視事畢，不俟進食，即御經筵。”故事，講讀畢，拜而退，上命毋拜，遂以為常。

治平元年，詔葬皇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賈氏，而開封府言，徙堀民墓，不便。上曰：“豈宜以此擾民邪？”命勿徙。是歲，京東西路水災，而陳、蔡、宿、亳州尤甚。

上既遣三司副使李肅之等分視被水州軍，又命三司以上供米三萬石賑濟之。已上兩朝寶訓。

諫官陳升之言：“比來館閣遷任益輕，非所以聚天下賢才，長育成就之意。請約今在職者之數，著為定員。有論薦者，中書籍其名，若有闕，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為眾所推者，取旨召試。”詔從之。國朝寶訓。

神宗皇帝

熙寧五年六月，上曰：“人有才，不可置之閑處。”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。王安石曰：“武帝所見下，故所用將帥止衛、霍輩，至天下戶口減半，然亦不能滅匈奴。”上曰：“漢武帝至不仁，以一馬之故，勞師萬里，侯者七十餘人，視人命如草芥然，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。人命至重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豈可如此？”安石曰：“不仁如此，非特人禍，陰陽之報，亦豈可逃也！”上又曰：“有政事，則豈特人得其所，鳥獸魚鱉，無不咸若。”上曰：“堯舜之時，鳳凰來儀，自不足怪。”

熙寧六年十一月，吏有不附新法，介甫欲深罪之，上不可。介甫固爭之，曰：“不然，法不行。”上曰：“聞民間亦頗苦新法。”介甫曰：“祁寒暑雨，民猶有怨咨者，豈足顧也！”上曰：“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！”

熙寧二年，上曰：“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，今以一州生靈，付一庸人，嘗痛心疾首。”

上事慈聖至誠極孝，所以娛悅后無不至，在宮中，從后行，必自扶掖，視膳定省唯謹。后嘗幸金明池，豫為百寶船，其日，馳以上壽。上謙沖退託，去華務實，終身不受尊號，帝王之盛德也。熙寧二年，上謂執政曰：“尊號於朕，一無加損，雖加百字，奚益？”

元豐三年，詔曰：“朕惟皇以道，帝以德，王以業，各因時制名，用配其實。朕承祖宗之休，宅士民之上，凡虛文繁禮，悉已革去。而近司羣辟，猶或時以稱號見請，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，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。自今每遇大禮，罷上尊號。”

元豐元年十一月，宰臣吳珪等云：“功臣非古，陛下即位，上徽號至數十而不許。臣等何功，乃例蒙恩數，乞於銜位中減罷。”詔如其請。

元豐四年五月，有上書乞慎擇守令者，上謂輔臣曰：“天下守令，眾至千餘人，其才難以徧知。立法於此，使象之於彼，從之則為是，倍之則為非，以此進退，方有準的，所謂朝廷有政也。如漢黃霸，妄為條教，以干名譽，在所當治，而反增秩賜金。夫家自為政，人自為俗，先王之所必誅，變風變雅，詩人所刺。朝廷為一好惡，定國是，守令雖眾，沙汰數年，自當得人也。”

五年二月，上曰：“刺史縣令，治民為最近，漢自刺史有入三公者，蓋重其任耳。今之藩郡，不過數十，往往多不得人，則縣令可知也。自今更宜慎擇。”

元豐五年五月，上謂輔臣曰：“雖周之盛時，亦以為才難，唯能以道汎觀，不拘流品，隨材任使，則取人之路廣。苟不稱職，便可黜退，不可謂已與之官祿，反以係吝，而難於用法。如臣下有勞，朝廷見知，雖有過失，亦當寬貸，如吳居厚使京東，治財數百萬，設有失陷官錢二三千緡，其功自可除過。故律有議勞議賢之法，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也。然有司議罪，自當官守，誅宥則繫主斷，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。”韓絳嘗言：“陛下臨御以來，內則講求典禮，總一制度，流斡財幣，總核庶獄。外則團結兵將，討伐違傲，開拓疆境，經制邊用。凡所措置，悉該聖慮，一有奏稟，皆出宸斷。”上曰：“朕觀三代以至唐，未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。國家承祖宗之業，昇平如此，朕嗣守大器，日夜恐懼，以思為治之道，無如擇人。”又曰：“將帥最難得人，唐三百年中，惟一郭子儀耳。朕觀其人本應武舉。”因誦杜牧詩云：“未如終始郭汾陽”，嗟嘆久之。

元豐中，輔臣論及人材，上曰：“人材固有小大，若古之立功名者，管仲之於齊，商鞅之於秦，吳起之於楚，皆使政令必行，若於道，則未也。傅說之於商，周公之於周，可謂尚道德，而兼功名者也。人臣但能言道德，而不以功名之實，亦無補於事。”

諫官楊繪言：“向傳範，后族，不當守鄆領安撫使。”彥博曰：“傳範累典郡，非緣外戚。”上曰：“得諫官如此敢言，甚好，可以止他妄求者。”九月，輔臣有言將帥宜置副貳者，上曰：“人之忌能者眾，今舉所知，不過取其出己下者，非有至誠惻怛之心，為朝廷立事也。”

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，嘉祐八年五月，始聽講于東宮，天資好學，尋繹訪問，至日昃。內侍言，恐飢，當食。上曰：“聽讀方樂，豈覺飢耶？”英宗以上讀書太多，嘗遣內侍止之。當講讀，正衣冠，拱手，雖大暑，未嘗使人揮扇，待宮僚有禮。伴讀王陶入侍，

上率弟顥拜之。陶讀舜本紀，言舜孝友事，大愛慕之。又讀商本紀仲虺作誥，因取尚書讀之，至“志自滿，九族乃離”，上曰：“微子去之，是也。”已上見元豐寶訓。

一日，宰執對畢，樞密退，富彥國召留之。因奏：“臣前蒙宣喻，當君臣相體，悉心盡節，無嫌疑形迹隱避。臣以謂此誠堯舜盛德，然獨臣蒙此宣喻，臣以謂中書樞密臣僚，皆宜知陛下聖意如此。”上曰：“每如此宣喻諸人。”弼又奏：“大臣須和，乃能成事，若懷私意，各執己見，不務盡理，互相疑間，則無由成事，須眾人一心，則能副陛下委任。臣比見大臣各懷私意，則相舁而廢事。”上曰：“朕夙夜焦勞，正期大臣肩一心，共成國家之務，執政須是不執己見，務求當而已。朝廷事，若捨卻義理，何所考據？”弼曰：“今大臣各有蘊蓄，豈不願盡心以俟陛下？但其間或恐上忤聖意，恐或為小人所攻，或以事大難行，須是彼此一心，則事無不濟。臣衰老不才，然蒙陛下恩遇殊異，有所見，不敢避忤旨，理須極言。”上曰：“相公言及此，能用心如此，則天下不勝幸甚。朕無適莫，惟義理所在，與大臣議事，苟見其有理，何所不從？但恐或有微伺風指，不肯盡言。”寬夫曰：“臣等奏事，一言不從，或至再三，陛下未嘗有不從者。”上曰：“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。天地之變，唯有正厥事，乃所以應之也。”弼又言：“今所進用，或是刻薄小材之人，恐須多進用醇厚敦實之人。小材雖似可喜，然害事壞風俗，不可長仲。”因言盧犯姦邪，而德宗不知，此乃所以為姦。盧犯非無才，然以其姦邪，故害事。上曰：“大臣正要與天下圖治，三相既如此，則參樞皆宜如此用心，務相協和，每事求義理所在，朕與卿等終身共守此。”於是皆拜。以上熙寧奏對。

熙寧四年，王荊公當國，欲以朱柬之監左藏庫，柬之辭曰：“左帑有火禁，而年高，宿直非便。聞欲除某人幹當進奏院，忘其人名，實願易之。”荊公許諾。翌日，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，上曰：“不用朱柬之監左藏庫，何也？”荊公震駭，莫測其由。上之機神臨下，多知外事，雖纖微，莫可隱也。

熙寧十年，王荊公初罷相，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，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。既而呂得君怙權，慮荊公復進，因郊禮，薦荊公為節度使平章事。方進熟，上察見其情，遽問曰：“王安石去不以罪，何故用赦復官？”呂無以對。明年，復召荊公秉政，而王、呂益相失矣。

神宗皇帝在春宮時，極沖幼，孫思恭為侍讀。一日，講孟子，至“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。”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，而不及親戚畔之者。上顧曰：“微子，紂之諸父也，抱祭器而入周，非親戚畔之耶？”思恭釋然駭伏。上之叡明，可謂聞一知

十矣。東軒筆錄。